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畫禪室隨筆卷三

明 董其昌 撰

記事

予在廣陵見司馬端明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
宋元人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

今年游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道勁于黃庭像贊
外別有筆思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不得更償之二

百金竟靳固不出登舟作數日惡憶念不置然筆法
尚可摹擬遂書此論亦十得二三耳使西昇經便落
子手未必追想若此也

送君者望厓而返君自此遠宋子京讀莊子至此遂欲
沾巾予北上泊寒山為送別諸君子拈之

鬪鶴鷄江南有此戲皆在籠中近有吳門人始開籠于
屋除中相鬪彌日復入籠飲啄亦太平清事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海

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壺
觴對飲翰墨間作吳苑酌真娘之墓荆蠻尋嬾瓚之
踪固已胸吞具區目瞠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
寄既悟炊梁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唯
求羊是羣出則千峰萬峰與汗漫為侶茲予兩人敦
此夙好耳

余游閩中遇異人談攝生竒訣在讀黃庭內篇夜觀五
藏神知其虛實以為補瀉蓋道藏所不傳然須斷葷

酒與溫柔鄉則可受持至今愧其語也

七夕王太守禹聲招飲于其家園園即文恪所投老唐
子畏郝元敬諸公為之點綴者是日出其先世所藏
名畫有趙千里後赤壁賦一軸趙文敏落花游魚圖
谿山仙館圖又老米雲山倪雲林漁莊秋霽梅道人
漁家樂手卷李成雲林卷皆希代寶也

余持節楚藩歸曾晚泊祭風臺即周郎赤壁在嘉魚縣
南七十里雨過輒有箭鏃于沙渚間出里人拾鏃視

予請以試之火能傷人是當時毒藥所造耳子瞻賦

赤壁在黃州非古赤壁也

壬辰五月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四世請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止押字一行耳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余頃驅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迴馭谷水塔上養痾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木瘦爐王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經尊宿語

錄視余文室中惟置一牀相對而坐了不蓄筆研既
雨窓靜聞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紀游遂為寫迂
翁筆意即長安游子能有此適否

袁尚書嬾無視孫女以餓縊死尚書善噉不能饜每市
覬為晚飡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餽以十金輒作三封
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
金贈之而別其貧都由此然每攜醜伎泛泊一日不
能廢也

楊尚書成在吳中負物望其家不貧而吳中人稱之不
在袁公下以其淳謹安靜故人無可間然耳尚書
過蔡經舊里曰此宋之大賊乃居此乎以為蔡京也
所謂不讀非聖書者耶

張東海題詩金山西飛白日忙于我南去青山冷笑人
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為海內名士東海在
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裔自吳中書家
後出聲價稍減然行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與程黃門同行江南一日閣輿道上見陂陀迴複峰巒孤秀外長江吞山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齊山也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知杜樊川所謂江涵秋影者耳詢之舟人亦不能名但曰此上有翠微亭黃門與余一笑而出是日步平堤六七里皆在南湖中此堤之勝西湖僅可北面稱臣耳俗諺云九子可望不可登齊山可望不可望信

然

大林寺在天池之西有西竺娑羅樹二株中宴坐老僧
余訪之能念阿彌陀佛號而已白樂天詩云人間四
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必此寺也

記游

武彛有大王峰峰極尊勝故名武彛君為魏王子騫曾
會羣真于此奏人間可哀之曲

大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彫葉落
衰柳依依

洞天岩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上有長耳
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寬可容三几二榻高三仞
餘滴水不絕閩人未之賞也余創見而深索之得宋人
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岩下有流觴曲
水徐令與余飲竟日頗盡此幽致追寫此景以當紀
游

高郵夜泊望隔堤大湖月色微晦以為地也至詰旦水
也竺典化城無乃是耶

予行至滕陽嶧山在望火雲烟沙殆不復有濟勝具是
日宿縣中官舍迺以意造為嶧山不必類嶧山也想
當然耳曾游嶧山者知余不欺人

呂梁縣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予童子時父老猶道
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評詩

大都詩以山川為境山川亦以詩為境名山遇賦客何
異士遇知己一人品題情貌都盡後之游者不待按

諸圖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淨如
練齊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闕千古登臨之口豈獨
勿作常語哉以其取境真也象先荆南集不盡象先
才之變而余嘗持節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
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真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
然好詩象先能詩又好游是安得象先為東西南北
之人窮夫所謂州有九岳有五者而皆被以奇音雋
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

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快哉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不
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
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
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璘詠白牡丹
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
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至東林寺時白蓮盛開土人云

此晉慧遠所種自晉至今千餘年惟存古甃與欄楯而蓮無復種矣忽放白毫光三日三夜此花寧地而出皆作千葉不成蓮房余徘徊久之幸此花開與余行會遠公有記云花若開吾再來余故有詩云泉歸虎谿靜雲度鴈天輕苔蘚封碑古優曇應記生記此事也

古人詩語之妙有不可與冊子叅者惟當境方知之長沙兩岸皆山余以牙檣游行其中望之地皆作金色

因憶水碧沙明之語又自岳州順流而下絕無高山
至九江則匡廬突兀出檣帆外因憶孟襄陽所謂挂
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峰真
人語千載不可復值也

宋人推廣山谷所得深于子瞻曰山谷真涅槃堂裏禪
也

頃見岱志詩賦六本讀之既盡為區檢討用孺言曰總
不如一句檢討請之曰齊魯青未了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杜少陵宿招提絕調也予書
此于長安僧舍自後無復敢題詩者

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文徵仲嘗寫此詩
意又樊川翁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輕欲變秋趙
千里亦圖之此皆詩中畫故足畫耳

風靜夜潮滿城高寒月昏秋色明海縣寒烟生里閭春
盡草木變雨餘池館青楚國橙橘暗吳門烟雨愁郭
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氣

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
桂席樵風便開尊
琴月孤落日池上
酌清風松下
來王江寧孟襄陽五言詩句每一詠之便習習生風

余見倪雲林自題畫云十月江南未隕霜
青楓欲赤碧梧黃
停橈坐對寒山晚
新雁題詩小着行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
日夜客心悲
未央澄江淨如練
玉繩低建章
池塘生春草
秋菊有佳色
俱千古奇語
不
必有所附麗
文章妙境即此瞭然
齊隋以還神氣都

盡矣

李獻吉詩如咏月有云光添桂魄十分影寒落江心幾尺潮不見集中自是佳語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烟又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其亦唐人所謂今朝浩蕩恩無涯不免器小之謂

唐人詩律與書法頗似皆以濃麗為主而古法稍遠矣

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態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法書中未可當虞褚以其無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精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為丈每磨墨數升蒙被而卧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

自序
卷三
此皆得之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察王先生當人日
病不起據枕作詩二十章言言皆樂府鼓吹也乃與
彼二子鼎足立矣

東坡讀金陵懷古詞于壁間知為介甫所作嘆曰老狐
精能許以羈怨之士終不能損價于論文所謂文章
天下至公當其不合父不能諛子其論之定者雖東
坡無如荆公何太白曰崔灑題詩在上頭東坡題廬
山瀑布曰不與徐凝洗惡詩太白閣筆于崔灑東坡

操戈于徐凝豈有恩怨哉

評文

東坡水月之喻蓋自肇論得之所謂不遷義也文人冥
搜內典徃徃如鑿空不知乃沙門輩家常飯耳大藏
教若演之有許大文字東坡突過昌黎歐陽以其多
助有此一竒也

蘇子瞻表忠觀碑惟叙蜀漢抗衡不服而錢氏順命自
見此以賓形主法也執管者即已游于其中自不明

了耳如能了之則拍拍成令雖文采不章而機鋒自契

文章隨題敷衍開口即涸須于言盡語竭之時別行一路太史公荆軻傳方叙荆軻刺秦王至秦王環柱而走所謂言盡語竭忽用三個字轉云而秦法自此三字以下又生出多少煙波

凡作文原是虛架子如棚中傀儡抽牽由人非一定死煞真有一篇文字有代當時作者之口寫他意中事

乃謂注于不涸之原且如莊子逍遙篇鶯鳩笑大鵬
須代他說曰我決起而飛槍材時則不至而控于地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此非代乎若不代只
說鶯鳩笑亦足矣又如太史公稱燕將得魯仲連書
云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
已降而后見辱喟然嘆曰與人辨我寧自辨此非代
乎

文有翻意者翻公案意也老吏舞文出入人罪雖一成

之案能翻駁之文章家得之則光景日新且如馬嵬
驛詩凡萬首皆刺明皇寵貴妃只有工拙耳最後一
人乃云尚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便翻盡
從來窠臼曹孟德疑塚七十二古人有詩云直須發
盡疑塚七十二已自翻矣後人又云以操之奸安知
不慮及于是七十二塚必無真骨此又翻也

青烏家專重脫卸所謂急脈緩受緩脈急受文章亦然
勢緩處須急做不令扯長冷淡勢急處須緩做務令

紆徐曲折勿得埋頭勿得直脚

杜子美云擒賊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種子擒得真種子則所謂口口咬着又所謂點點滴滴雨都落在學士眼裡

文字最忌排行貴在錯綜其勢散能合之合能散之左氏晉語云賈誼政事疏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早諭教選左右是兩事他却能以二事雖作兩段全不排比自六朝以後皆畫段為文少此氣味矣

作文要得解悟時文不在學只在悟平日須體認一番纔有妙悟妙悟只在題目腔子裏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將通之到此將通時纔喚做解悟了解時只用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自是文中有神動人心竅理義原悅人心我合着他自是合着人心

文要得神氣且試看死人活人生花剪花活雞木雞若何形狀若何神氣識得真勘得破可與論文如閱時義閱時今吾毛竦色動便是他神氣逼人處閱時似

然似不然欲丟欲不丟欲讀又不喜讀便是他神索
處故窓稿不如考卷之神考卷之神薄不如墨卷之
神厚魁之神露不如元之神藏試之自有解入處脫
套去陳乃文家之要訣是以剖洗磨煉至精光透露
豈率爾而為之哉必非初學可到且定一取捨取人
所未用之辭捨人所已用之辭取人所未談之理捨
人所已談之理取人所未佈之格捨人所已佈之格
取其新捨其舊不廢辭却不用陳辭不越理却不用

皮膚理不異格却不用卑瑣格得此思過半矣

文家要養精神人一身只靠這精神幹事精神不旺昏
沉到老只是這個人須要養起精神戒浩飲浩飲傷
神戒貪色貪色滅神戒厚味厚味昏神戒飽食飽食
悶神戒多動多動亂神戒多言多言損神戒多憂多
憂鬱神戒多思多思撓神戒久睡久睡倦神戒久讀
久讀苦神人若調養得精神完固不怕文字解悟無
神氣自是矢口動人此是舉業最上一乘

多少伶俐漢只被那卑瑣局曲情態擔閣一生若要做
個出頭人直須放開此心令之至虛若天空若海濶
又令之極樂若曾點游春若茂叔觀蓮洒洒落落一
切過去相見在相未來相絕不呈念到大有八處便
是擔當宇宙的人何論雕蟲末技

甚矣捨法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劍客獨
以魚腸匕首成功于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
捨法喻也又喻之于禪達摩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劫

修持三千相彈指了之舌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
哉然不能盡法而遽事捨法則為不及法何士抑能
盡其法者也故其游戲跳躍無不是法意象有神規
模絕迹今而後以此爭長海內海內益尊士抑矣

吾嘗謂成弘大家與王唐諸公輩假令今日而在必不
為當日之文第其一種真血脉如堪輿家所謂正龍
有不隨時受變者其竒取之于機其正取之于理其
致取之于情其實取之于事其藻取之于辭何謂辭

文選是也何謂事左史是也何謂情詩騷是也何謂
理論語是也何謂機易是也易闡造化之機故半明
半晦以無方為神論語著倫常之理故明白正大以
易知為用如論語曰無適無莫何等平易易則曰見
羣龍无首下語險絕矣此則王唐諸公之材料窟宅
也如能熟讀妙悟自然出言吐氣有典有則而豪少
年佻舉浮俗之習淘洗到盡矣

夫士子以干祿故不能迂其途以就先民矩矱是或一

說矣不曰去其太甚乎小講八題欲離欲合一口說
盡難復更端不可稍加虛融乎股法所貴矯健不測
今一股之中更加複句轉接之痕盡露森秀之勢何
來不可稍加裁剪乎古文只宜暗用乃得一成語不
問文勢夷險必委曲納之或汎而無當或竒而無偶
不可稍割愛乎每題目必有提綱既欲運思于題中
又欲迴盼于題外若復快意直前為題所縛圓動之
處了不關心縱才藻燦然終成下格不可另着眼乎

諸如此類更僕莫數一隅反之思過半矣

畫禪室隨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畫禪室隨筆卷四

明 董其昌 撰

雜言上

以蹊徑之怪竒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則
山水決不如畫

子美論畫殊有竒旨如云簡易高人意尤得畫髓昌信
卿言大竹畫形小竹畫意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予最愛斯語凡人居處潔淨無塵
溷則神明來宅掃地焚香蕭然清遠即妄心亦自消
磨古人于散亂時且整頓書几故自有意

長生必可學第不能遇至人授真訣即得訣未必能守
之終身予初信此道已讀禪家書有悟入遂不復留
情有詩曰未死先教死一場非七真不解此語也

沈明遠畫魚不點雙睛嘗戲說人曰若點當化龍去有
一童子拈筆試點沈叱之魚已躍去矣欲詰童子失

其所在鯉魚躍龍門必雷神與燒其尾迺得成龍李
思訓畫一魚甫完未施藻行之類有客叩門出看尋
入失去畫魚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視之惟空
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不去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曾識字因口授禮觀音文經
三歲忽發智慧于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為篋筭辯若
懸河晉陵唐應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
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濟有語錄行

于世因書此文志之

南京有顧寶幢居士精修淨土每言曰塵勞中隨處下手生死上不必留情又向觀禪師曰閻浮界中心行為重皆有道者之言 寶幢亦善畫余于焦弱侯處見之蓋師董北苑

閻頭陀者不知其年每似六七十許人坐赤日中卧冰雪路吐語洒然似有得者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

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大波般若經六百卷此為經之心般若有兩種所謂觀
照般若須文字般若中入亦觀音圓通所云此方真
教體清淨在音聞也余書此經欲使觀音皆觀自在
耳

般若經六百卷此為經之心猶云般若心也今以心經
連讀失其義矣般若有三有觀照般若有實相般若
有文字般若文字亦能重識趣無上菩提故書此流

布世間使展卷者信受誦讀種善知見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變也

士君子貴多讀異書多見異人然非曰宗一先生之言索隱行怪為也村農野叟身有至行便是異人方言里語心所了悟便是異書在吾輩自有超識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嘗為楊生畫芙蓉匹鳥約略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自娛不復多見也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峰石迹迥合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以前安得有此畫師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漫是吾師東坡先生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如雷聲往視之裂百餘丈一徑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即堅凝氣味如香粳飯杜子美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即此事也嵇叔

夜不逢石髓然已得為形解仙吾輩安得必遇靈藥
但此中空洞無塵土腸即終日喫飯坐證真乘矣觀
陳希夷于錢若水事則急流勇退亦神仙中人也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為之世所未見也銘略
曰鑿朽交椽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
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又云豈獨臨水無
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脰而趣無翼而翔子
由亦云吾兄和仲塞剛立柔視身如傳苟完即休山

盤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賴泉甚清賴
谷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車匪舟亦可相攸

東坡在海外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縛屋三
間僅庇眠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向之曰內翰一
塲富貴却都消也東坡然其言海外歸至陽羨買宅
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視今之士大夫何
如邪樂志論固隱淪語然開口便云良田廣宅去東
坡遠矣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間亦文章法也

雪江圖如武陵漁父悵然桃源閣下亦曾念之乎湖上兩峰似已興盡惟此結夢為有情癡世有以山水為真畫者何顛倒見也然恐某某亦顛倒見耳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書以其人掩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杜子美作八哀詩于李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板照四

齋獨步四十年風聽九臯喉北海在當時恃文以名
後乃為書所掩

墨之就試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噉蔗
窮委而不厭其漸盡也如火銷膏而不知其成功也
如春蠶之作絲而歸于烏有然李廷珪以久特聞非
尤物也邪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鼎彝籥之鼓干之劍斯之璽何
之瓦與夫宋之陶與研皆寄于金玉土石之殊質以

存于世而世亦處之于藏與玩之間唯墨不然以速朽之材而當必磨之用其壽乃有消金玉而磷土石者

古之作者寂寥短章各言其體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讚自為一法其書牋記尺牘又自為一法故評書者比之于龍何獨右軍岫嶽石鼓之旁出而為鍾鼎嶧山鴻都之旁出而為圖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勢險節短晉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

近代唯豐攷功悟此三昧懿卜此卷覃思念年而彙
之則先秦兩京之旁支犂然具矣文壽承博士王少
微山人而在其不以為枕中之秘也夫

有客謂余曰公贗書滿海內世無照魔鏡誰為公辨黎
丘余曰宋時李營丘畫絕少真跡人欲作無李論米
元章見偽者三百本真者二本安見三百本能掩二
本哉余每書輒令族子鎬摹之歲久積成六卷命之
曰書種堂帖因為題此

雜言下

般若如清涼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大火聚四面皆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識之行也續而忽斷可以見性故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為知己者死動于義氣也非是則郭解之假手何

異于豢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于廟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于哺臬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一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一人造業地藏慈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成佛也

庶官脩名大臣捐名脩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養珠也捐名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

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
潛龍勿用祖師印可旋為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
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知潛之勿用則必有激發之
大機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為賊故師直
而為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
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逸而有成

甘草非上藥也而參苓以為國老黛赭非殊彩也而丹

碧以為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纏蓋猶輕有心
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辯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
隨事評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其為阿時乎
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為激國是自定人心自正
矣

易戒童牛書稱由槃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
狎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侮聖人
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則亟反蔓

則難圖矣

聖人不為己甚蓋以水清則無魚良師貴行時中蓋以擊蒙則為寇然而國手不以後着為先着庸醫常因愛人而損人是之與非猶禪家之有南北朋黨之有古今也有如毫釐之差而鮮睿照之明則將聽彼之自相混淆而一無所可否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將聽彼之自相玄黃而兩無所權衡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蓋言斷

也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王荆
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作家之
相讐勝于疇人之相譽何則妒之厲由其知之真也
知薛道衡者隋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也若乃虬蟬
之撼無損叅天蒼蠅可憎等之飄瓦而已

心如畫師想成國土人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官中
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之天地

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容于荆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于溫公也具此兩截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東坡筆鋌之利自竺典中來襟宇之超得了元之力謂其為縱橫之學者洛黨之謬談也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瘴惡孰知

三省者有金剛劍南雍慎言當無一語傷時而羿夏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為荼毒鼓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視之隱然敵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罪過比于露坐科頭者祇小艷詞耳此真東坡之畏友也其為文倣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于劉義慶世說雖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睿之博碩不無遜席馬亦得坡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及其

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以為不祥之物裁割都
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興嗟焉豈知五百年後小璣
片玉盡享連城如侍御楊公哀成此帙也耶山谷嘗
為子弟言士生于世可百不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
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為不祥
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
作書畫觀矣

楚中隨筆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狀
若此此卷子從項晦伯購之攜以自隨至洞庭湖舟
次斜陽篷底一望空濶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
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攜米卷
為剩物矣

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脚與墨瀋淋
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謂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嶽庵圖謂于瀟湘得畫景其次則京口

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嶽圖亦在余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為獨勝而以其雲物為勝所謂天閉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心獨于兩地可入畫或以江上諸山所憑空濶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以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余所居學使者官署正接遼王廢宮往見彈事有云故相張謀廢遼王宮以廣第宅今按府志遼藩之廢在江

陵未相時而廢宮與江陵宮沒入廢宅相去遠甚人言其可信哉若將史筆為真事恐有無窮受屈人皆此類也

余至衡州欲觀大唐中興頌永州守以墨刻進亦不甚精蓋彼中稱為三絕碑曰元漫郎頌顏平原書并祁陽石為三殊可唾恨石何足絕也蓋兩公書與文與其人為三絕耳因題詩令守鐫之詩曰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場同時恰對壘有唐九廟隨

飛烟一片中興石不毀幾回吹律寒谷春幾度看碑
陳跡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聲裏含君臣折釵黃
絹森光恠舊國江山餘氣槩當時富貴腹劍多異代
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于國哉元祐之籍何當來子
瞻飽喫惠州飯涪翁夜上浯谿臺杖藜掃石溪聲咽
不禁枝癢還留碣清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
舌

米元暉楚山清曉圖謂楚中宜取湖天空濶之境余行

洞庭良然然以簡書刻促翰墨都廢未嘗成一圖也
而有以盤礴詆余者余為詩曰拈筆經營輞口居心
知餘習未能除莫將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蓋山中題畫聊以解嘲云頃楚文學張子見訪言彼
其之子為屈軼所指非直烟霞罪過余口占二絕示
之云蓬窓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楚畹衆香
都好在天階瑞草不曾彫來雁霜天楚客歸野情
祇授薜蘿衣若憐白社酬裴迪可羨朱門薦陸機今

年穀日行三山道中夢書韓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
且題于後曰盤谷唐人名手無書者豈昌黎所云吾
丈自謂大好人必大笑之耶覺而心異之厥明聞已
在彈事中時陳中丞遺書相訊謂不知復詆何語予
答之曰昔年以盤礴達聰聰唯作書未及今之罪案
當在此耳已而果然昔管寧渡海風濤大作舟人請
各通罪過寧曰吾嘗三朝露坐一朝科頭平生罪過
其在斯乎予何敢望幼安而以書畫見詆此為幸矣

宋時蘇黃書雖收藏之家輒抵罪何止及身此又非
予幸中之幸耶因題六圖曰枕漱間動而系之以此
庚戌四月之望

禪悅

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
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方李長者釋之曰三世古
今始終不離于當念當念即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
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名為一念相應惟此一念

前後際斷

絳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魏古
詩云山中無厯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昨日事
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尚可想六時不齊之意何
况一念相應耶

余始叅竹篋子話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巖擊
竹因緣以手馱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
從前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乙酉年五

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歸忽現一念
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復乃知大學所云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是悟境不可作迷
解也

中庸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矣即
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未發氣
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于戊子冬與唐元徵袁伯
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于龍華寺聽

山禪師夜談予徵此義瞿着語云沒撈摸處撈摸余不肯其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又徵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偈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唐袁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慙山禪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脩見李卓吾後自謂大徹甲午入都與余復為禪悅之會時袁氏兄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

余重舉前義伯脩竟猶渣滓余語也

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一見于都門外蘭若中略披
數語即許可莫逆以為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
某皆不爾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袁伯脩于彌留之際深悔所悟于生死上用不着遂純
提念佛往生經云人死聞一佛名號皆可解脫諸苦
伯脩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將離能作
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覆也邇見袁中郎手摘永明

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精詳知其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遇之金閭舟中詢其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尋弟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能問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為西湖之會有云兄勿以此會為易暮年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識良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于積慶方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止觀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陸宗伯深于禪理合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內典叅究宗乘復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不如雲水東南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

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言利瑪竇年五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命亦隨減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吾教中亦云六時不齊生死根斷延促相離彭殤等倫實有此事不得作寓言解也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辰惜時又

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亦吾
教中不為時使者

帝網重珠徧刹塵都來當念兩言真華嚴論上分明舉
五十三叅鈍置人此余讀華嚴合論偈也當念二字
即永嘉所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須
覷面一回始得

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假生我身四大各離妄身當在何
處此圓覺喫緊語然離妄無真真該妄未妄徹真原

斬頭覓活無有是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
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箇是學
人真勝樣閨中兒女漫悠悠古德謂閨閣中物捨不
得即是禪病閨閣中物即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
是也拳拳服膺便是碍膺之物學人死活不得處永
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云云
皆勸人脩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脩淨土皆以妄想

為人門至于心路斷處義味嚼然則不能不退轉故
有疑城以居之唯宗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妨以祖
師心投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卓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高于諸聖唯心地與佛不殊故曰
盡大地只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唯論見地不
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
法性足目皆具是為圓修不得以修與悟作兩重案
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物壽相皆盡矣永嘉集
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華嚴六相義
但知真如揔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曹溪四智
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智皆轉矣孟子之
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畫禪室隨筆卷四